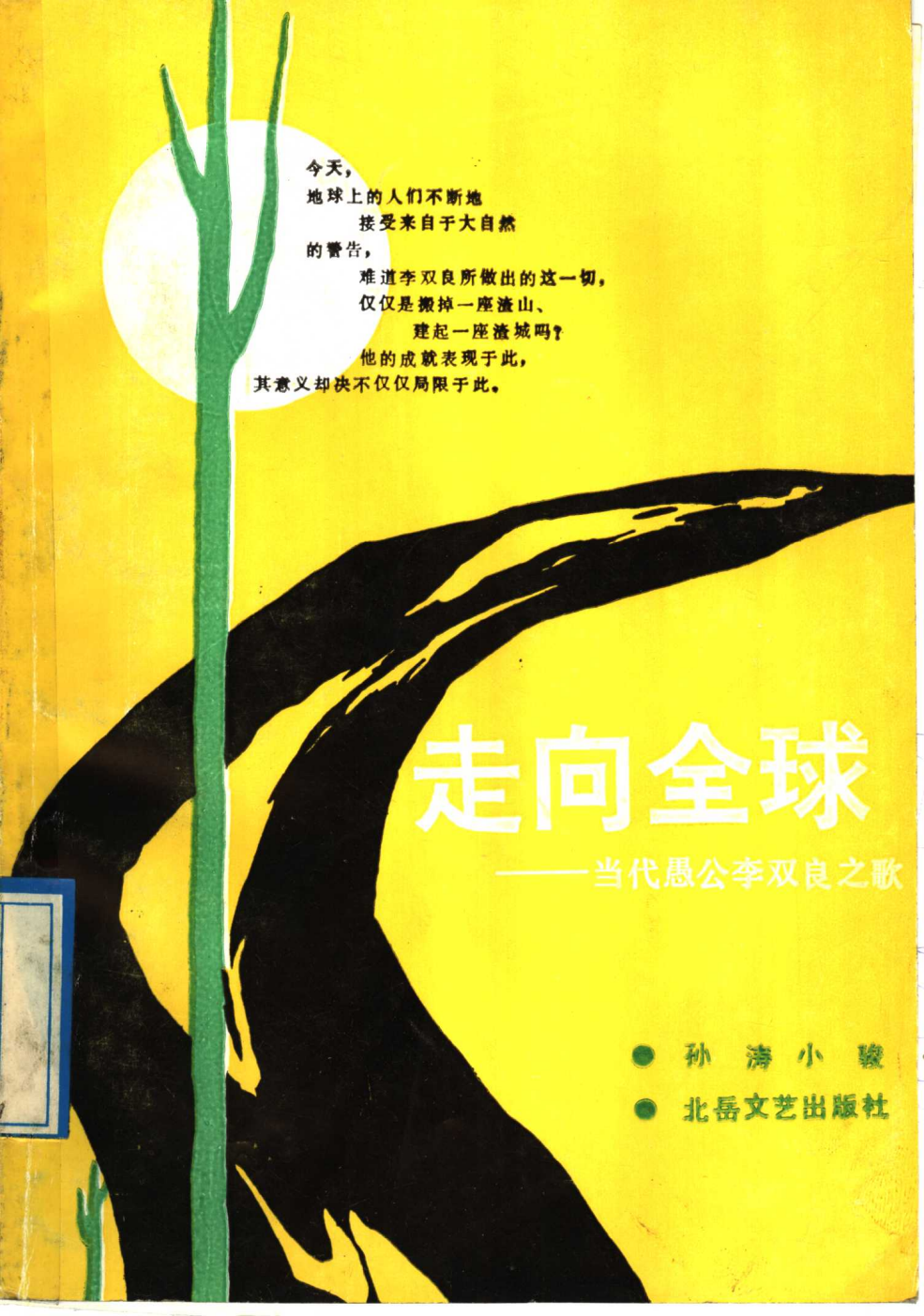




今天，
地球上的人们不断地
接受来自于大自然的
警告，

难道李双良所做出的这一切，
仅仅是搬掉一座渣山、
建起一座渣城吗？

他的成就表现于此，
其意义却决不仅仅局限于此。

走向全球

——当代愚公李双良之歌

● 孙 涛 小 骏
● 北岳文艺出版社

走向全球

——当代愚公李双良之歌

● 孙 涛 小 骏

● 北岳文艺出版社

(晋)新登字2号

走 向 全 球

孙 涛 银晓俊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5 字数：162千字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

ISBN 7—5378—0487—7

I·465 定价：3.80元

为我们国家的主人翁立传

●张维庆

江泽民同志1990年元月22日在太原钢铁公司题词：“学习李双良同志一心为公、艰苦创业的工人阶级主人翁精神，把太钢办成第一流的社会主义企业。”江泽民同志的题词，是对李双良精神的高度概括。

工人阶级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在工人阶级所有优秀品质中，主人翁精神是最能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特色的精神。正是这种主人翁精神，使李双良同志主动进取，退而不休，团结带领周围的职工群众，没要国家一分钱投资，经过6年的艰苦创业，把一座沉睡了将近半个世纪的高23米，占地230万平方米，达1000万立方米的渣山唤醒，科学治理，变废为宝，为国家创造了8000余万元的财富，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因此而享誉中外。李双良同志不愧是我国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不愧为社会主义时代的国家主人翁。

李双良同志的主人翁意识不是凭空产生的。他出身于旧中国贫苦的农民家庭，做过放羊娃，干过侵略者皮鞭下的苦力，当过资本家雇佣的矿工，只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走上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康庄大道。亲身感受的新旧社会强烈

鲜明的对比，使他发自内心地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这种朴素的阶级感情，又在党的培养教育下逐步升华为自觉的政治觉悟和内在精神力量。在新中国火热的建设事业中，他迅速地成长起来：从一个血性男儿成长为忠诚的共产党员；从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企业领导者；从技术革新的创造精神到承包管理的改革意识，从“爆破大王”的高超技能到科学治渣的惊人智慧；“文革”蒙冤不能使他动摇信念，退休后又壮心不已再立新功。他的成长过程，典型地反映了我国工人队伍的主流，也是社会主义事业正义性的生动例证。

李双良同志的事迹，已经通过各种形式广为传颂。这里，孙涛、银小骏两位作家又以传记文学的形式，更加生动形象，更加全面细腻，因而也更富于感染力地表现了李双良同志成长、创业的历程。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鼓吹看来，李双良同志这样在党的培育下成长起来的默默奉献的普通劳动者，既非“精英”，也非“名家”，立传就更谈不上。我们则认为，正是这些一心为公、艰苦创业的英雄的劳动者，才是中华民族的精英，社会主义的支柱。当代中国的脊梁。他们是国家的主人，为他们立传，理所应当，理直气壮。愿一切积极、正直的文学艺术工作者，贴近时代，深入生活，满腔热情地讴歌工人阶级主人翁精神，为更多的李双良式的人物昭德彰，立传扬名！

（本文作者：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部长）

引 言

让我们逆历史长河的大浪向前追溯一百年、二百年、甚至三百年。

让我们重新走出当时的北方重镇晋阳古城。

城北，有一片好景致。

与城南的南十方院遥遥对峙的北十方院，座落在东涧河北岸的坡地上。七层舍利宝塔，在庙院中拔地而起，琉璃瓦飞檐下悬挂的铜铃，不时传出清脆的叮咛声。

北十方院中，香火很盛。

发源于东山的东涧河，缓缓地流经这里，经过一片低洼处，形成了一片大水塘。水势在这里得到缓解，又无声地注入了汾河。

春天，这片大水塘边上的桃花红了。来北十方院敬香的善男信女们，由不得摘朵桃花，吸两口它那芬芳的香气。

夏天，大水塘里的蒲草芦苇长成一个绿色的隐密世界。鱼虾繁殖、野鸭戏水，蛙声不断，更增添了夏日的燥热。

秋天，芦花飞絮，残荷摇曳，北十方院的晨钟暮鼓，迎来了一场比一场刮得更加寒冷的西北风。

冬天，大水塘里结冰了。漫天的雪花染出了一个洁白的天地。北十方院的僧人们来破冰取水，还能见到水底游动的小

色。

历史的长河却无法凝滞不前。

不断的战乱严重破坏了东山的植被。东涧河渐渐地干枯了，变成了一条季节性的小河。景色优美的大水塘也因为缺源断流，池水枯竭，成了一潭死水。到了本世纪的二十年代末，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雄心勃勃地要发展工业，开始筹建西北实业公司。北十方院四周的宁静被打破了。

当西北实业公司的第一炉钢渣倾倒在一片大水塘里时，那燃烧的钢渣骤然间激起了池水的沸腾和嘶鸣，便开始改变了这里的面貌。

随着人类文明进化而产生的工业生产，势必要野蛮地破坏大自然的环境。

人类曾惧怕大自然，神化大自然。那是因为人类还处在愚昧状态。人类聪明起来了，开始向大自然开发、索取、进军，却还不懂得只有保护好大自然，才有可能保护好人类自己。当人类更加聪明起来以后，环境意识才进入了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乃至各种各样身份的每一个具体人的脑海之中。

然而，许多事情却已经到了似乎无法挽救的地步！

历史进入了本世纪的八十年代。

几百年的古晋阳城早已荡然无存。

我们眼前是一座现代化的太原城。它依旧是中国版图上的北方重镇，而重镇二字的含义，却因太原成了祖国四化建设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增添了全新的内涵。

历史上的古晋阳不过是弹丸小城。建国四十年来，太原城在不断地膨胀、延伸。在仿西北实业公司的废墟上兴建、

发展起来的太原钢铁公司，在太原市内雄踞十里，形成城内之城，被人誉为太原市内的十里钢城。

十里钢城吞没了北十方院。

泥塑的佛爷只能引来迷信的香火，却永远不能改变人们的命运。十里钢城早已变成了每一个太原人的骄傲和自豪，仅以年产一百多万吨的钢产量而言，它不仅是太原的一条经济大命脉，在全国的经济大命脉中，太原的十里钢城也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让泥塑的佛爷让出地盘来发展生产无可非议，而那座七层舍利宝塔满可以与钢城的大烟筒并存下去，甚至围绕宝塔建一处园林，给钢城的工人们增添一处假日的游处。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要靠空洞的口号砸出一个红彤彤革命新天地的红卫兵小将和造反派们，终于在横扫四旧中将这座七层舍利宝塔炸倒了！

靠无知的热情炸倒一座古人留下的七层舍利宝塔容易，可要炸翻或者搬倒一座山呢？

当党中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新中国改革开放的帷幕以后，当十里钢城内的十万余名钢铁大军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引下甩开膀子准备大干一场，追回十年文革动乱给太钢造成的巨大损失时，一座大山变成了让人望而生惧、见而生怕、想而生愁的拦路虎。

这座大山便是在昔日那片大水塘里堆积而成的渣山。

渣山，太原城内一个悲哀的壮观！

它方圆两平方公里，平均十三米高，最高处达二十米。

哪里还有桃红柳绿？哪里还有清风碧波？哪里还有荷花

映日？哪里还有白云蓝天？半个多世纪以来不断向这里倾倒堆积的钢渣，早已改变了这里的地形地貌和生态环境。拉着钢渣的火车喘着气爬上渣山以后，继续燃烧着的钢渣顺着渣山滚滑、流淌；于是这里犹如刚刚停息了喷吐的火山，滚滑、流淌的钢渣好似涌出火山口的岩浆，其情，其景，倒也可谓壮观。

可这种壮观只能让太原人和十里钢城的钢城人悲哀！

占地两平方公里的渣山，日积月堆到如今，实在无法再扩展地盘了。十里钢城已是城中之城，这渣山紧靠着太钢的加工厂，四周全是厂房、机关、马路、宿舍，就是孙悟空请出当地的土地爷来，恐怕他也没有办法再寻一块地盘。

大风刮过，渣山上浮尘蔽天，纷纷扬扬的渣尘，不但侵害着四周的居民，整个太原市几乎都在受着这个污染源的影响。无处扩大地盘，只好往高堆。倒渣线上的路轨越铺越高，火车头拉着钢渣，一路喘着气，依然爬不上渣山去。废渣从钢城的各个生产车间得不到及时清运，延误了正常生产。更有渣山上车翻人亡的现象，令人怵目惊心！

一个现代化钢铁企业中庞大的恶性肿瘤。

一个现代化都市中无法剔除掉的坏死病灶。

更有一批伴随着这恶性肿瘤和坏死病灶而滋生出的人们，以渣山为自己生存的基地和生活的补充，从黎明到天黑，一年四季，爬在这渣山上刨啊，拣啊，将刨拣出的废钢再卖给太钢。自然，这其中也不乏那种顺着渣山遛进厂区，顺手牵羊捞点国家好处的三只手。

不能责怪他们。渣山里有废铁，这是事实。废铁可以卖钱，这也是事实。我们的社会，生活水准还不高。除掉个别

的三只手，不论是太钢的职工还是附近的居民，以靠山吃山的思想在渣山上刨拣点废铁，又有什么错呢？

可惜的是他们并没有啃完这座渣山。

渣山不能再扩大了。渣山也不敢再往高堆了。老百姓说，茅房满了无处拉屎，能把人憋死。十里钢城内的炼钢生产线上，无论是高炉、平炉，还是电炉、转炉，全到了“无处拉屎”的尴尬境地。

这真是太原钢铁公司在全国钢铁行业中最突出的难题。

太钢是在解放前阎锡山政权的西北实业公司旧基础上改建的。旧的西北实业公司，就紧邻太原市旧城的北大门。是阎锡山没远见？还是我们没有远见？早知道我们的城市发展这么快，解放后选它个远远地离开城市的地方建钢厂有多好！看人家外地的许多钢铁基地，离城远的，那倾倒废渣的地盘越来越大怕什么？无非是多向农民征购点土地罢了！建在大山里的，倒渣更不是难题。拣个大山沟倒吧。倒满一个，换个山沟再倒也就罢了。

历史既然已经造就了太原城内这座全国独有的渣山，这独特的难题便没有现成的经验和程式可以拿来解决。

从冶金部的领导，到省、市以及太钢的各级领导，都在为这道日趋严重和复杂的难题而绞动着脑汁。

一座渣山，截去了这里春天的盎然生机；抹掉了这里夏天的茵茵绿色；压抑了这里秋天的多彩层次；染黑了这里冬天的洁白雪花。

渣山危及十里钢城。

渣山污染人间四季。

如何解决渣山给太钢带来的难题，成了十里钢城内许多

有识之士苦思冥想和话不离口的内容。

是时势造就英雄？还是英雄造就时势？我们不想就这两句被政治家和哲学家们彼此争执的话去做过多的议论；我们只想说，在本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面对高耸在太原城内的这座渣山，走来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李双良。我们只想说，中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李双良，面对这座渣山，又做出了石破天惊、令举国举世振奋和震惊的伟大业绩。

于是，我们铺开稿纸，力图用我们手中的笔，真实地再现李双良走过的道路。

我吃尽了旧社会的苦，也饱尝了新社会的甜。旧社会的李双良年轻力壮，养活不了一个人。现在我体力渐衰，却日子越过越好，这是为什么？难道说那时的我就没点本事？同是我一个李双良，为什么生活不一样？还不是社会主义好嘛！

我总觉得现在的我，爬下也比过去站着高。为党多做点事，这就是我的心事。

——李双良的话

上 篇

（一）童年泪

沿着石岭关蜿蜒的山道往下走，入眼便是一片荒凉。

光秃秃的山和同样光秃秃的树，在寒蝉凄鸣中瑟瑟发抖；树叶自然落光了，纵然没有落光，在秋之前，早也被人们捋了去，熬着当饭吃。有的树杆上竟然被剥了皮，树当然就枯死了，象荒漠中的芨芨草一样，摇曳着难度的时光……

路上有稀稀落落的讨饭人希图翻过这座山，到山的那边寻条活路，而希望又渺茫。

这是一九二三年晚秋时节的一组悲惨镜头。

这镜头摄于忻定盆地的边缘，石岭关下。

关下是历来贫穷落后的“苦焦”地面，而座落在云中河畔的那个小小的村庄，更是这样的“苦焦”村。

云中河在这里急匆匆拐了一个弯，然后便缓缓地流去，几星浪花舔一下岸边疏软的沙土，发出几声细碎的呻吟，但最终还是悄无声息，让人顿时就觉出日月的停滞与迟缓，仿佛就跟凝固了一般。如果岸边的青草绿了，就有羊群漫过来，啃食那尚在发芽的鹅黄，虽然羊们的嘴唇上被沙土蹭出了血，但它们还是依然啃着，啃着……

村口，似乎特意安排了一株百年枯柳在这里阅历人间沧桑，那枝丫，那枯杆，那凸凸凹凹的爬满树身的疙瘩，无一浸透着悲伤，不忍目睹。毕竟，日子太艰难了，除少数有钱人之外，“苦焦”地面上的穷苦人，哪一个又不是血泪斑斑呢？

这就是山西省忻县北赵村。

李双良就出生在这个村子的一户贫苦农民家里。

时间是一九二三年阴历九月二十九。

完全可以想象到，对于一个贫苦的家庭来说，添一口人将意味着什么。尽管在那间矮矮的土屋里传出了婴儿的啼哭声，高亢且嘹亮，但双良的父亲，还是禁不住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他在为往后的生计发愁，也在为孩子将面临着日月的熬煎而忧郁。好在孩子是男儿，是传宗接代继续香火的根苗，父亲这才渐渐展开了眉头。

那时，他根本不会想到双良将出息成一条顶天立地的汉子。那时他只考虑如何能度过年关，度过春荒，自己背负烈日面朝黄土，毫不吝惜地挥洒汗水，把孩子抚养成人，也就

尽到了父亲的责任。于是他紧紧地攥住了拳头，仿佛在暗暗地使劲，当然是为更加艰涩的日子。

云中河依然缓缓地流淌，但不肯飞逝。

日月也粘糊糊的，让人觉得滞涩。

村口的那株枯柳呢？更添了几多凄哀，一声夜猫子的啼叫，狞厉而悲切。这一切，都发生在那小土屋的周围。

婴儿的啼哭声被淹没了，后来渐渐就有稚嫩且纯真的童音从小土屋里传出来：“爹爹，我帮你下地吧？”

双良已经长成十岁的少年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眼睁睁看着父亲为生计而奔命，过早地累弯了腰，便心痛父母，希望自己能父母做些什么。就象常常从家门口驶过的那一辆又一辆残破的木轮车一样，父亲仿佛就是驾辕的老牛，那么自己也该是一匹拉套的小马驹了，总想挑起一分生活的重担。

这便是双良的童年。

而这，也仅仅是他苦难生活的开始，往后更加蹉跎的岁月在等待着他，更多的生活的煎熬悄悄向他逼近。

就在双良十岁这年，父亲突然病了，卧床不起。穷人家自然无钱求医，小灾小病且不说，就是性命垂危，也只好硬挺着；挺过去了，算你命大，挺不过去呢，就只能告别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在冥冥的阴间里尸骨颤栗。谁叫咱们是穷人呢！

双良的父亲也是这样，无钱买药，无钱求医，一家人围在他的身边泪眼闪烁。那是深夜，窗外的星星和月亮一律被无情的浓云吞没了，天地仿佛就是倒扣着的墨缸，村外的夜猫子又叫了，干枯的老柳树将目睹一幕人间悲剧。土屋里，

灯火微弱，摇摇曳曳，双良弱小的身影在黑乎乎的墙壁上哆嗦，他多么害怕父亲闭上那双慈祥而刚毅的眼。如果那样的话，这个家就崩塌了，本来就残破的木轮车就肢解了，母亲、自己及小妹，还能指望谁来养活？

“爹爹——”轻轻地呼唤一声，双良的心里“砰砰”直跳。

“他爹哟！”母亲焦发蓬乱，憔悴的脸上刻满了愁容，她的心绪当然更复杂，更忧伤。

还有小妹，也跪在了父亲的面前，低一声高一声地呼喊着“爹爹”。

那一刻，屋子里的空气凝冻了，仿佛置于无底的深渊，全家人统统束手无策，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默默地祝愿父亲康愈。然而，毕竟是劳作过度的身躯，大量的体力支出已经让父亲掏空了身子，他已经没有力量与命运抗争了。

父亲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那双紧紧攥着的拳头渐渐松开，只是他还依然睁着眼，依然那么深情地盯着这间伴他度过人生最后一刻的矮矮的土屋；他不忍心撤下这两个初谙世事的孩子，他知道生活的艰难将会把这母子三人折磨成什么样子。

然而他只能走，既然蜡烛燃尽了，就只能熄灭。

凄凄唳唳的哭声划破了暗夜的寥寂，屋顶上被震落下沸沸扬扬的尘埃——那是陈年的记忆，父亲在田地里的影子，父母象山岭一样的脊梁，后来脊梁弯曲了，山岭也就圯毁了——双良不能相信，父亲就在眨眼间便离开了自己，直到永远，永远……于是，他不断地摇晃着爹爹的遗体，总相信能够召唤回父亲的亡灵：

“爹爹，爹爹……”

夜更深，风高月黑。

一线惨淡的月光射进来，照在父亲的脸上，父亲的脸更加苍白了，也更加僵滞了，父亲确实是死了，这是最最严酷的现实。

小妹紧紧地拉住了双良的手。

这是一九三三年，双良十岁上发生的事。

父亲死后，生活的重担自然就落在了母亲的肩上，这位善良的农家妇女，只好象男人一样驾起了车辕。尽管生活的道路坑坑凹凹，步履维难的她还是满怀信心地要把车子拉到目的地——待把双良抚养成人，一切就都好办了。

穷人不会有过高的要求，能维系了生命，就是他们的最高目标，而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维系生命又谈何容易？

似乎是命运在和这家人作对，谁也想不到在第二年，双良的父亲尸骨未寒，那颗永不肯放心的灵魂尚在小屋的上空游荡着的时候，这位善良的农家妇女就再无力量支撑起沉重的日月。日月就象亘古不变的磨盘，在那里日复一日地转动，冷酷、无情、沉重、刻毒，直到把穷人拖得精疲力尽，把你磨得粉身碎骨……双良的母亲也突然抱病身亡，随双良的父亲而去了。

又一幕惊心动魄的悲剧！

难道这真是命运？痛苦之中的双良开始了思索。他隐约感觉到，捉弄人的并非是命运，好象还有另外一种因素在制约着人，牵动着人的命运的轨迹。那么是什么呢？十一岁的双良自然想不透。他只记得，母亲在弥留世间的那最后一刻，象传家珍似的指着一样东西对他说：“这能值几个钱，你可别把

它卖了。”

母亲指的是一只铜瓢，也是她留给儿子的唯一值钱的遗产了。辛辛苦苦劳作一世，春蚕吐丝一般任劳任怨，难道一只铜瓢就是他们一辈子的收获？耕者无其田，织者无其衣，种种让人解释不清的现象困扰着穷人的心。

双良也一样，别看他那时只有十一岁，但用泪水染过的岁月已经教给他品尝苦辣酸甜的敏感了，他一再问苍天问大地：这到底是为什么？！

是小妹的哭声击碎了双良的沉默，把他头脑里的思绪驱散，无情的现实又横在他的面前——爹死了，娘也去了，矮矮的土屋就剩下他和妹妹。妹妹哭着，一边拽着他的胳膊摇晃，一边喊：“哥哥，我饿。”

双良一个愣怔，这才意识到，从今往后自己就是这辆木轮车前的老牛，挑起的将是生活的全部重担，小妹毕竟是年龄还小啊！突然之间，他觉得自己长大了，应该是一条能替妹妹遮风避雨的汉子，应该携着妹妹去作最艰辛的人生跋涉。于是，他攥紧了小小的拳头，对妹妹说：

“你别哭，有哥哥呢！”

这声音坚定、有力，充满着力量。

（二）放羊娃

云中河畔的青草又绿了，成群结队的羊群又出来啃食春天的希望。它们“咩咩”地叫着，温和而微弱的声音随了迟缓的河中流水向远方漂去，再慢慢地散开，然后消失。

一位羊倌头上箍着白毛巾，身后背着极其简单的一卷行囊和一把雨伞，坐在荒坡上唱歌，那歌声也象羊们的呻吟一